

长篇历史小说

王安石

名高一时；学贯千载；智足以达其道，辩足以行其言；瑰伟之文足以藻饰万物，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；有能于期岁之间，靡然变天下之俗。

——苏东坡《王安石赠太傅制》

◎万斌生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功名

【第一部】

王安石
【第一部】
功名

万斌生
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安石/万斌生著. —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
2006. 8

ISBN 7 - 210 - 03422 - 6

I. 王... II. 万...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2040 号

王安石

万斌生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41.25

字数: 110 千 印数: 1—5200 册

ISBN 7 - 210 - 03422 - 6/1 · 440 定价: 78.00 元

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: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邮政编码: 330006 传真: 6898827 电话: 6898893 (发行部)

E-mail: jxp-ph@163.net web@jxp-ph.com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万斌生，江西临川人，1956年1月生，1988年毕业于江西大学（现南昌大学）中文系。毕业后从事过多种职业。现任江西省抚州市社科联调研员，江西省抚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抚州市作家协会主席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

坚持业余文艺创作30余年，发表、出版、播映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逾30万字；出版了小说集《禾镰草》《万斌生小说童话选》、诗歌集《缪斯的啼笑》等作品30部。其执笔编剧的戏曲电视剧《明月照我还》在全国第四届优秀戏曲电视剧评比中获奖。长篇历史小说《王安石》三部曲是作者耗时十年呕心沥血写成的力作。

叉

责任编辑 林学勤
封面设计 揭同原
游道勤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自古功名亦苦辛，行藏终欲付何人？
当时黽黜犹承误，末俗纷纭更乱真。
糟粕所传非粹美，丹青难写是精神。
区区岂尽高贤意，独守千秋纸上尘。

——王安石《读史》

内容简介

《王安石》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,《功名》是其第一卷。

宋英宗治平年间,皇帝赵曙昏庸多病,宫内朝廷纷争不断,大臣勾心斗角,内官不和,天下豪门兼并,百姓流离失所,边境烽火不断,大宋风雨飘摇,险象环生。

王安石这时正在牛首山墓庐为母亲守孝。苏轼、苏辙奉父亲苏洵灵柩还乡在润州芦荡遇险,被王安石之子王雱救护,到江宁府拜访王安石未遇。宋英宗多次下诏王安石返京,但他坚辞不入朝,为母守孝,设帐授徒,考察民瘼,为匡政救世,变法改革做准备。

英宗赵曙不久病亡。神宗赵顼即位。时年19岁,风华正茂,立志改革以富国强兵。面对满朝保守不思进取的大臣,他的目光投向以矫世变俗而名满天下的王安石。多次下诏授王安石以大任并催其进京。

王安石进京途中对民生疾苦做了更深刻具体的了解,并结识暗恋他的女弟子杜珊(妙贞)和东明县青年农民南铁蛋,为他进京变法埋下民间基层支持的伏笔。进京后,王安石为变法大声疾呼,与司马光等重臣发生了“侍讲与坐讲”、“阿云案”、“辞赏与谢赏”等争议。皇帝赵顼力排众议,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,主持变法。王排除阻力,另起炉灶,设立了变法机构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,启用吕惠卿、曾布、王韶、沈括等变法新人,拉开了熙宁变法序幕。此时,守制期满的苏轼兄弟回到京城复官,也成了反王安石变法的先锋。

第一卷为变法高潮的崛起做了精心布局和铺垫,微波细澜,跌宕有致,读来丝丝入扣。

【目录】

第一章	应叹生平路	1
第二章	养吾浩然之气	34
第三章	花好却愁深	68
第四章	正故国晚秋	105
第五章	惊下乱红铺绣	141
第六章	归路指亲庐	206
第七章	何日成戎捷	276
第八章	汤武偶相逢	306
第九章	轻风阵阵寒	344
第十章	都道君恩须报	377

1

北宋英宗治平三年，七月下旬。

人说秋雨绵绵，又道秋高气爽，此话不假。在经历了连续多日的秋风秋雨之后，苏轼、苏辙兄弟一行，终于迎来了云淡风轻的大好晴天。

也许是刚下过雨，浪花中，一团团的泡沫飞旋而下，宽阔的扬子江面远望显得混沌，近看则时清时浊。江面上，朱红色的官船，灰黑色的民船和刀状的舴艋小舟，或扬帆顺流而东，或摇橹拉纤逆水而西。下水船疾如奔马，上水船若老牛拖车，快慢霄壤，相映成趣。

在众多的来往船只中，一艘由二十多个乡兵背纤拖曳、缓慢行驶的大官船，在江面上分外引人注目。此船长七丈余，宽近两丈，人称七星宝船。舱面上可见红色船舷和高高的桅杆，有中桅、前桅和尾桅，按天、地、人三才布置，可挂主帆、侧帆、角帆共七张，对应北斗七星。此时风小且风向偏西，七帆俱落，只有前桅上飘动着两面白底蓝字的认旗，依稀写有“苏府”、“守制”字样，一看就知道是

苏姓官员的丧船。

居丧守制的官员，正是苏轼、苏辙兄弟。

船是奉旨调用的大型官船，舱室颇多，分左右两排，每排十四间，共二十八间，按二十八宿编成舱号。从头至尾，左边依次是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、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，右边依次为奎、娄、胃、昂、毕、觜、参、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。中桅附近，有一个两层楼室，比舱室高出一倍；尾桅附近，还有一个双层舵房，下层是舵室，上层作瞭望之用。船舷两侧，各有四橹；舱面下的底舱内，前后均装置了水车两部。前舱的水车略小，用两人即可踏动；后舱的水车较大，须四人才能踏动。

由于苏轼兄弟是奉旨扶父柩返乡，才调用了如此豪华、气派的官船，船上执事有纲首、直库、火长、梢公、舵工、碇手、缆工等共二十多人；沿途遇逆风逆水难行河段，还可请当地官府派遣兵丁、役夫背纤。

苏轼父亲苏洵的灵柩，就停放在左排第一间即角字号舱室，黑漆铮亮的柏木棺材上盖着红锦，上压八宝招魂袋；灵前，设有青铜香炉、青色底绣绒拜垫，放着嵌有铁脚的神主牌，上书“大宗故文安县主簿赠光禄寺丞苏公明允之神位”，系翰林学士、苏洵乡友范镇亲笔。

与角字号舱室相对的奎字号舱室，则布置成了苏洵的纪念堂，正面供有英宗皇帝赵曙赠苏洵光禄寺丞的圣旨，四壁挂满了精工装裱的哀词、挽联，自宰相韩琦、曾公亮，枢密使文彦博，参知政事欧阳修以下，上百名文武大员或苏洵的生前友好，林林总总，同致哀忱。室内还放着苏洵生前收藏的名人书画一百多幅，最为珍奇的是置于圣旨两厢的四块门板。门板上面的画，乍一看是菩萨像，仔细一看画中有画，竟是天王像。乃前唐大家吴道子真迹，本是凤翔府开元古寺的壁画，开元寺破败，壁画落人民间，时任签书凤翔判官的苏轼花钱十万文购得，献给了酷爱收藏书画的父亲。

紧邻角字号舱室的亢字号舱室，也放着灵柩。一具柳木红漆棺材内，长眠着苏轼的妻子王弗。治平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王弗病

逝于东京，年仅二十七岁。夫人程氏死后未曾续弦的苏洵，对长媳的早逝十分悲痛，嘱咐苏轼：“弗儿十六岁嫁给你，转眼间十一年了。她跟着你离乡背井、吃苦受累，还帮你生了迈儿，却没有看到你事业大成，真是人生的憾事。如今她先走了，你一定要把她葬在你娘的坟墓旁边。”苏轼遵父嘱将王弗灵柩暂寄城西佛寺，此次与父亲灵柩一同运回四川眉山。

与亢字号舱室相对，便是苏轼作为起居室的娄字号舱室，舱室内没有设床，就在舱板上铺麦秸，麦秸上铺芦席，芦席上放着白绢面茧被和黑绒套芦花枕头。芦席前有一榻，上置文房四宝和一堆书卷。

苏轼，字子瞻，又字和仲，别号甚多，世称东坡居士，亦称“大苏”，与父亲老苏、弟弟小苏并为“三苏”。因大哥苏景先早逝，故又称“苏二”。

苏轼生于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，至英宗治平三年虚龄三十一岁，实际上未满三十。父丧前官居殿中丞直史馆，宋时三馆职事皆称“学士”，故京师人称“苏学士”。

苏轼的个子中等偏高，健壮而不肥硕，长方脸，前额饱满，眉浓而弯，凤眼常带笑意；下巴略长，嘴角微翘，唇角、两腮和下颏都蓄着胡须，须细长不密，可称美髯。父亲死后，他辞官守制。此时头戴簪结孝子冠，长长的雪白“直披”从额前扎到脑后，直垂后背；身穿毛边白绸孝服，腰系麻绳，足蹬白葛毛边菅履，全身上下，均按“斩衰”礼制成服。

一年之中，妻亡父丧，旧哀新伤使苏轼的脸上写满着疲惫，但神态却并不颓唐。适才，他伏在床前书榻上假寐，恍惚中有人叫他。起身一看，舱外立着一位道姑，姿容绝俗，颇似宫画中的前唐贵妃杨玉环，含笑招呼苏轼，说是王娘娘有请。两人同跨青鸾，来到一处，宫殿巍峨，殿额上分明有“华清宫”三字。二人携手同入，并肩而坐，观看歌姬舞女表演“霓裳羽衣曲”。看完，道姑请苏轼赋诗，苏轼出口成章，诵《太真妃裙带词》：

百叠漪漪水皱，六铢纵纵云轻。

植立含风广殿，微闻环珮摇声。

道姑听了大喜，命侍女录下，伸出纤纤玉手，牵着苏轼同赴华清池沐浴。那道姑酥胸山耸，肌肤雪拥，温汤中娇柔不胜，伸手要苏轼来扶。苏轼把手伸过去，搀着道姑的手，细看却正是自己的爱妻王弗，泪眼盈盈，且羞且恼。苏轼又惊又喜，紧紧攥住王弗的双手，正要倾诉别后思念，那王弗粉面含嗔，别过脸儿不理，苏轼赔笑，强扳过王弗脸来，却成了王弗堂妹二十七娘的脸。苏轼惊恐之下，悚然而醒。

醒后，苏轼情不能已，正要提笔记下梦中歌词，却听舱外有人在叫他：“仲仲！”

仲仲，是苏轼的乳名。

苏洵夫妇死后，只剩下乳娘任氏一个人这么叫他了。在苏轼之前，程老夫人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，夭折了三个，只养活了苏轼的姐姐八娘。苏轼出生后，苏洵夫妇给儿子取个乳名叫“仲仲”，一是苏轼排行第二，二是希望他带个兄弟来，这个愿望两年后就成为现实。

听到任妈妈的呼唤，苏轼连忙起身，迎到舱前，只见任妈妈手牵迈儿，站在门外。

任氏年近六旬，比苏洵夫妇还年长一两岁，却耳聪目明，身子骨十分硬朗。苏家有两个乳妈，一名任彩莲，一名杨金蝉。任彩莲先哺育大了八娘，接着又哺育大了苏轼。苏轼对任氏从不呼名，一直尊称“任妈妈”。

由于任彩莲是随程夫人陪嫁过来的，侍奉程夫人三十多年，苏洵死后，任彩莲要以婢仆身份戴孝，苏轼兄弟坚决不肯，才按平辈成服，只在鬓发上簪一朵白蕊绢花，鞋面上缀上白布。她身边的迈儿，方交八岁，是苏洵长孙，苏轼长子，亦按“齐衰”服重孝，孝服毛茬朝内，头上白“横披”垂肩，在额前另缀一小块红布。

“任妈妈，您有事？”苏轼恭恭敬敬，“您老进舱说吧。”



“也没啥子事。”任氏慈爱地抚着苏迈的脑瓜，“迈儿在舱里呆久了，求着嚷着要去舱面上看看。仲仲，我说你也该时时出来走走，别闷出病来。”

“任妈妈说的是。”苏轼躬身走出舱门，“叫子由他们一起去到外面看看吧。”

“好啊，叫叔叔去。”苏迈高兴地一手拉任婆婆，一手拉父亲，“还有婶婶，还有迟迟小弟弟。”

苏辙就住在苏轼隔壁即胃字号舱室，他虽然带着妻子史氏，却是单宿。已有身孕的史氏，带长子苏迟住在昂字号舱室。任氏则住在房字号舱室，与史氏对面。

苏辙喜静，心里不愿意出来，却不肯扫了兄长和任妈妈的兴致，也便答应了，邀了妻儿出舱，一同走到前舱甲板上。几名苍头、小厮，丫鬟、养娘，赶忙跟在身边侍候。

苏辙比苏轼只小两岁，长得比哥哥更为高大魁梧，眉如点漆，浓黑而短，眼睛没有苏轼的长，更圆更大一些，目光阴郁，嘴巴常抿着，露出刀刻似的纵理纹，神态显得沉着而刚毅。

由于上水船大都需要拉纤，故而大都傍着江岸走，下水船则一般在江心行驶，心照不宣，各行其道。“七星宝船”是沿着南岸走的，水车和橹板激起浪花如雪，引来江鸥追逐盘旋。

“快看！快看哇！”苏迈扬手惊叫。大家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只白鳍豚高高跃起，在空中划了一道美丽的银弧，再一个猛子扎进江水。

虽是晴天，江风吹在脸上仍带凉意。苏轼望了望怀孕的史氏和乳妈杨氏抱着的苏迟，对苏辙说：“子由，你让弟媳和迟儿他们先进去吧，别凉着了。”

“哥哥说的是。”苏辙招呼乳妈杨氏、妻子史氏进舱后，又回到苏轼身边。

任妈妈怕苏迈凉着，也牵他走了。

船行处，江面苍茫辽阔，航道却似乎窄了起来，两岸滩涂上的芦苇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，荻花萧萧，茅叶飒飒。苏轼见船上几个

主要执事也来到身边，便问那姓范的纲首：“范纲首，你看这些天会有东南风么？”

“相公，”范纲首恭敬答道，“白露已过，不是今年闰了六月，中秋都到了。秋天西北风多。一般要到十月小阳春，才有几天东南风哩。”

“那可辛苦了背纤的义勇了。”苏轼望望远处躬腰拉纤的乡兵，略停又说，“也辛苦了你们，特别是车水和摇橹的兄弟。”

“相公体恤下人，小的们十分感激。”范纲首笑着说，“可这是弟兄们营生的饭碗，不敢偷懒的。那些乡兵，相公不用，别人照样用，也谈不上辛苦。过了荆湖再往上，那才真叫辛苦哩！”

嘉祐四年（1059），苏轼曾带苏轼兄弟走水路赴京，经过三峡，亲眼见上行的官船每船须用六七十个人拉纤。纤夫在窄如羊肠、险如刀脊的山崖上手脚并用攀援而行，时有掉下崖壁而尸骨无收的。此情此景，犹历历在目，苏轼兄弟一时无语。

范纲首说：“禀告二位相公得知，严直库不小心出了点岔子。”

苏辙问：“么子事？”

“别急。”苏轼转身，见严直库神色惶恐，忙安慰说，“慢慢讲。”

“小人该死，打碎了相公几件瓷器。”严直库低着头，“小的知道贵重，怎生赔得起？”

“啥子了不起，赔不赔的？”苏轼和颜悦色地说，“子由，去看看也好。”

宋时官员经商者甚多，有些方面大员，甚至暗中垄断或操纵一府一州的贸易。就连食盐、铁器、茶叶等官营货物，也常常名为官营实则挂的官名肥了官商。当然也有洁身自好的，只不过“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”罢了。风气如此，苏轼兄弟离京时，也在船中装了些东京货物，如定窑、钧窑瓷器，京西红枣等，一则压舱，二则运到成都后利润颇丰，料理父丧也可风光一些。记得九年前，为母亲在极乐院如来厅捐设了一座祭殿，塑了六座菩萨像，置于木刻涂金的佛龛内，就花了二千多两银子。这次兄弟俩商量好，要为父亲建一座大些的祭殿，好将吴道子画的四扇佛像门板和父亲遗像一同

供奉在里面，所费只怕更多。

严直库引路，一行人下到底舱来看。舱里货物分门别类，堆叠齐整，除京城装船的货物外，还有在楚州买的一批海盐，在扬州买的一批细苧布和一些苏木。海盐和苧布也有范纲首、严直库一份，当时要购时，范纲首、严直库拿了些“川交子”向苏轼请求换些银两，苏轼爽快应了，使范、严二位十分感激。川交子只在巴蜀流通，而且要到官办“交子务”去才能兑到银子。

定窑瓷和钧窑瓷，本是用蒲草层层包裹打成捆儿的，不知为什么有一捆没有放稳，竟从上层滚落下来。苏辙叫严直库拆开草包来看，这一捆装的是钧窑瓷，主要是花盆，盆底有数字，从“一”到“十”各异，釉层甚厚，有红、黑、赭、蓝诸色，上有“蚯蚓走泥”纹路，正是钧窑看家绝活。

“好啦。”苏轼摆摆手，“把碎了的几件扔掉，好的包起来放好。下次小心就是。”

“是。”严直库在舱板上“通”地磕了一个响头，“多谢二位相公恩典。”

范纲首也说：“相公如此宽仁，苏家一定子孙发达、公侯万代。”

说话间回到舱面，只见芦苇愈来愈多，范纲首说：“过了今夜，明日就到京口了。”

“好。”苏轼高兴地说，“润州多停两天，我要上岸拜访朋友。”

“是了元长老么？”苏辙问。

“是的。”苏轼点了点头，“自京城大相国寺一别，几年不见他了。他已辞了江州开先寺方丈，专任润州金山寺住持。此次路过京口，怎能过门不入？”

“哥哥说的是。”

“出来好一会了。进去吧，给父亲和你嫂子灵前添点香。”

2

苏洵是治平三年四月病逝的，享年五十七岁，不算高寿。

苏洵，字明允，号老泉，宋四川眉州眉山县人，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生。

苏洵的父亲苏序，生有三个儿子，老大叫苏澹，老二苏涣，苏洵是老三。可能是少子易受偏爱，苏洵小时候虽然聪明却顽皮贪玩，不喜读书，更不喜欢作四六骈体文。苏家有山林土地，衣食无忧，苏序性格随和，任由儿子自由发展，并不强求。后来，苏涣进士及第，同榜考取的还有苏洵岳父程文应的儿子程浚。姻兄弟联捷，轰动一时，贺喜和看热闹的人百里不绝，对苏洵刺激很大。这时苏洵已经二十多岁了，从此性情大变，在眉山“老翁泉”边发愤苦读，对功名十分热衷。谁知道屡试不中，久困场屋，硬是连个贡举也捞不着。苏洵十分失望，表面上绝意功名，不再赴考，其实心中十分渴望做官。为了争这口气，他一方面遍请名师，精心培养两个儿子，同时自己另辟蹊径，想由荐举入仕。

仁宗至和二年，三十六岁的苏洵带儿子去成都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，得到张方平的欣赏，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掌州学，结果石沉大海；同年，苏洵又到雅州拜访雅州太守雷简夫，又得到雷简夫的称许，写信向韩琦、欧阳修等推荐，同样没有下文。直到嘉祐元年秋试，苏轼、苏辙双双中举，苏洵在京城登门拜见文坛盟主欧阳修，送上自己的文章，欧阳修读后赞叹不已，才使苏洵在京城士人中有了名望。苏洵又向枢密使韩琦呈《上韩枢密书》，交浅言深，遭到韩琦的冷淡；又献《上富丞相书》，富弼同样不以为然。第二年春试，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，苏轼兄弟双双进士及第。沾两个儿子的光，苏洵的名声又大了一点。

谁知造化弄人，命运多舛，妻子程氏于该年四月八日病故于眉山，父子三人匆匆回乡料理丧事。妻丧一满，朝廷颁下诏令，根据欧阳修的推荐，令眉州官府送苏洵赴京，到舍人院考试策论。此时苏洵年过五旬，对朝廷仍要他通过考试入仕，很不高兴，借口有病不去，并在写给皇帝的奏疏中大发了一通牢骚，什么“寒心”云云。

嘉祐四年六月，仁宗再次降旨，召苏洵赴考。因不能享受免试待遇，苏洵再次上表辞谢。这年十月，苏轼兄弟服完母丧，父子三